

名家导读 ·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白牙

JINGDIAN
MINGZHU

[美] 杰克·伦敦◎著 莲悦◎编译



迪斯尼经典大片《雪地黄金犬》的原著小说
一个人与狼的感人故事

名家导读

MINGJIADAO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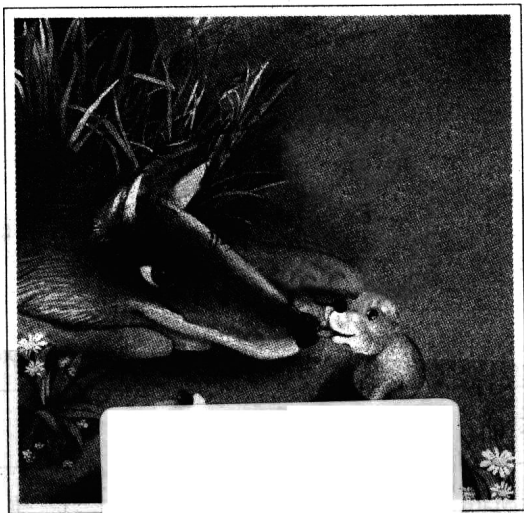
SHIJIEERTONGWENXUEJINGDIANMINGZHU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白牙

[美]杰克·伦敦 著

莲悦 编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牙 /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莲悦编译.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名家导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ISBN 978-7-5353-4474-8

I. 白… II. ①杰…②莲…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880 号

书 名	白牙				
◎	杰克·伦敦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 页	8 页
印 数	1-20 000	印 张	7.5	字 数	101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4474-8			定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红母狼	1
第二章	生死较量	8
第三章	血染的浪漫史	14
第四章	灰崽闯世界	21
第五章	人的世界	30
第六章	成长的痛苦	37
第七章	生存的代价	44
第八章	确立权威	50
第九章	饥荒	56
第十章	种族的敌人	61
第十一章	易主	66
第十二章	战狼	72

第十三章	慈悲的心	80
第十四章	爱的力量	89
第十五章	温暖的南方	98
第十六章	幸福新生活	106

第一章

红母狼

惨白的大地,铁青的天空,无垠的荒原死一般寂静。寒冷、荒凉,这就是荒原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它傲然于天地间,睥睨万物众生,扼杀所有生命的律动,哪怕是一枚最为耐寒的针叶,也必须敬畏地收藏起生命的锋芒,在扬长而过的风中谦卑战栗。

但是,生命不息的奋斗却不会因为荒原的肃杀而停止。

零下五十度,天冷得可怕,人和狗却仍在结冰的河道上艰难跋涉。六只狗都套着挽具,拉着一辆装了口长方形木盒的雪橇。狗们艰难地走在雪道上,张着嘴艰难地吐气。温暖的气流刚从他们的嘴巴呼出便结成了霜雾,眨眼间又落回到他们身上,变成白色的结晶。人则有三个:一个正艰难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另一个跟在雪橇后面,走得同样艰难;第三个则躺在雪橇上的木盒中,安静、舒适。他的苦难已经结束,死亡给予他安宁,他再不用与荒原进行无谓的争斗。

亨利和比尔是那两个活着的正指挥雪橇向前行进的人。他们受雇于人,要将木盒(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口棺材)中的人送到麦克加利堡。没完没了的寒潮,一连两个星期零下五十度的恶劣天气让他们的旅程痛苦不堪。两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宿营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谈论棺材中的人。那可真是有个有钱的男人。在荒原中,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样长途跋涉的葬礼。多数人都只是祈祷在自己死后,掩埋自己的石块能稍微多些,以避免狗和狼将自己重新刨出来。说实在的,那个有钱的男人若老老实实呆在家乡,他一定会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活到寿终正寝。可他却来到了荒原,并客死异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唯一

的答案或许就是：光荣与梦想。

四周全是压抑幽深的黑暗，只有营地中篝火正旺，人就着火堆钻进了毯子。突然，从不远处的黑暗中传出一声凄厉的长嚎。接下来，类似的嚎叫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在黑暗寒寂的荒原中响了起来。几只狗被吓坏了，从各自的窝中跳出，紧靠在火堆旁挤作一团呜呜哀鸣，颤抖地乞求着火和人类的庇护。营地四周，围墙一般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一双双如同在燃烧的幽灵般的眼睛次第出现，逐渐围拢成一圈，将营地团团包围。狗越发不安起来，恐惧如同潮水，逼得他们蹿过火堆，在人腿附近爬来爬去。

“亨利，我现在确信，他们是在追踪我们。”比尔不由咒骂道，“该死的天气！食物缺乏，我几天都没看到兔子的踪迹了。要命的是，我们的子弹已经很少了。真倒霉！”

“还有几颗子弹？”亨利闷声问道。

“三颗。”比尔抱怨道，“要是还有三百颗！我发誓，一定会让这群畜生吃尽苦头！”

亨利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但心情沉重。

“该死！一连两天了，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发现又少了一只狗！我们原来有六只狗，现在只有四只了，鬼知道还会不会再少！”比尔喋喋不休地说道，“前两天我就发现，有狼混进来吃鱼。可这些该死的狗竟然不咬他！这群狗是我见过的最蠢的狗！他们自己离开火堆，离开营地，把自己送给那群野兽，邀请他们把自己撕成碎片！真是蠢得没有天理！”

“再笨也没道理走过去自杀呀！”亨利沉思着，沉郁的目光扫过身边的雪橇犬。他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他明白，出于原始本能，没有一只狗会做出这样的蠢事。一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

“得想想办法！”比尔说着，从毯子中爬出来，走向剩余的四只狗，用印第安人的办法把狗拴了起来。他在每只狗的脖子上拴了一圈皮带，又在靠近狗脖子的地方拴了一根四五尺长的粗棍，棍子的另一头用皮带系在地面的木桩上。这样，狗就无法咬断皮带挣脱束缚离开营地了。“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他们继续跑到营地外自杀。”比尔得意洋洋，“我们再也丢不起狗了。”看了看四周黑暗中越围越近的野兽的眼睛，他闷闷不乐地说道，“这些该死的家伙就像知道我们已没有了子弹，不能用枪打他们似的！一天比一天更靠近营地！太肆无忌惮了！避开火光，你看！亨利，你仔细看，那家伙就在火堆外！”

亨利默不作声，却是顺着比尔所指，仔细地观察着火堆外那些朦朦胧胧的影子。只要避开火光，只要屏息凝神盯着那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的眼睛的所在，不一会儿，野兽就会在黑暗中浮出他狰狞的轮廓。他们以不可思议的耐心守候着，尽管这只是饥荒的季节里一顿并不丰盛，甚至算得上寒碜的晚餐，而且一拖再拖，却仍让他们垂涎三尺。

突然，狗群里一个奇怪的声音引起了这两人的注意。独耳叫得甚为急迫焦躁，他努力向前挣，拉直了拴住自己的绳索和棍子，疯狂地想要投入到危险重重的黑暗之中。他显然无法挣脱绳索，便停下来疯咬那根束缚住自己的木棍。黑暗之中似有什么在吸引着独耳，而且那吸引力远大过死亡的恐惧所造成的威慑，令他奋不顾身。

“比尔！你看！”亨利细心地观察着，突然悄声说道。

一只野兽在火光中完全暴露了行迹。她偷偷摸摸地走过来，提防着人，却毫不掩饰自己对营地中的狗的关切。她是一只狼，是营地外那群饥肠辘辘的野兽中的一员。但她此时却在用一种独特的力量召唤和诱惑着营地中的狗。狼的靠近让独耳更加焦急，他挣直了棍子想要向狼冲过去。他急切地向自己的主人哀声号叫着，乞求着。很明显，狼所给予独耳的绝非恐惧。独耳想要做的，也绝对不是攻击。

“这个蠢货！他竟然不害怕！”比尔吃惊地说道。

“那是只母狼。”亨利低声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这家伙混进来吃鱼，狗却不发动攻击了。这是这个种族的规矩，他们不打女人！我们也能理解，那两只狗是怎么死的了。这只母狼是诱饵，把狗引出去，其余的就动嘴分食。”

“可她没理由那么熟悉火！”比尔仍满心疑惑。

“或许她只是一只有狼的血统的狗。你知道，印第安人有一种做法，在母狗的交配期，将她们送入森林与狼交配。这样产下的狗崽比纯粹的狗更适应荒原，更有用。”

“我也听说过狗跟狼跑了的事。他们混在一起，狗成了狼群的一员。”比尔点头承认。

“那母狼根本就是只狗。她从人的手中吃过不知多少回鱼。所以，你喂她，甚至分辨不出她其实是狼。”

“哼！有机会我一定宰了她！”比尔低声骂道。

篝火“啪”地爆了一声，火星四溅。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狗身上的母狼被吓了

一跳，急忙跳回到黑暗之中，继续窥视。

第二天早晨，亨利和比尔起床后发现他们又少了一只狗，但不是独耳。昨晚拼命挣扎、想要出去私会母狼的独耳还好好地呆在营地。受难者是斯潘克。独耳咬不到自己的皮带，便咬断了斯潘克的。那只母狼真可谓魅力无穷，斯潘克为爱情付出了生命。比尔忍不住对独耳骂骂咧咧，更恨自己百密一疏。

“算了。至少斯潘克的痛苦结束了。”亨利豁达地笑着劝道，“他为爱情献身，此时安静地躺在二十多只狼的肚子里在荒原上快乐地跳跃，多好！”

“今天夜里，我要把他们分开拴！让这些蠢货谁也碰不着谁！”比尔却咬牙切齿地赌咒发誓。

天还没亮，两人便吃过早餐起程了。亨利走在前面，雪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弯腰捡起，发现是斯潘克留下的唯一的東西——比尔昨晚为他扣的棍子。他于是将棍子抛给比尔。比尔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吃惊地说道：“他们一定是连皮带骨把斯潘克给干掉了，连这棍子两头的皮带都没放过！亨利，他们饿疯了！我想我们到不了麦克加利堡，他们会把你我也给吃掉。就像斯潘克，连皮带骨那种，我们甚至连这样一根棍子都留不下！”

亨利却满不在乎，大笑起来：“那就让这些畜生过来试试！比尔，往好的方面想想，更糟糕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不照样挺过来了？”

比尔只是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那天和每一个在雪路上的日子没有任何区别，沉闷荒凉。到早晨九点才感觉到光明；十二点，看不见的太阳温暖了南边的地平线；接下来，便是惨白的死气沉沉的下午。但这样的光景也只能维持三个小时，之后又是漫长的黑夜。

比尔忍不住了。他从雪橇里抽出了来复枪，端在手里说道：“亨利，你继续走，我得去看看。”

“别犯傻！”亨利反对道，“你只有三颗子弹，最好老老实实跟在雪橇后面！”

“是谁说的什么都不怕，什么情况都能挺过来？”比尔得胜地嘲笑道，然后，迈开大步向后走去。

亨利低头继续向前跋涉，但时常会焦躁不安地向后看。比尔很快便从他的眼中消失，仿佛被铅灰色的荒原吞噬了。

一个小时之后，比尔才抄近路赶了回来，说道：“那些畜生都是老手。他们全散开了，一面跟踪我们，一面猎食。他们都瘦得厉害，皮包骨头。这些日子，大约除了我们的三只狗，他们什么都没吃过。亨利，他们都快饿疯了！”

“你觉得他们认定能将你我也干掉？”亨利不以为然。

“他们完全有把握吃掉我们，只不过是等待动手的时机。”比尔说道。

两人都不再言语。比尔走到了雪橇前面，亨利则断后，跟着雪橇。几分钟后，亨利轻吹口哨报警。比尔悄然让狗停止了前进，回身看去。一只毛茸茸的野兽出现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碎步小跑着。他们停下，她也停住，昂首盯着他们，鼻子敏锐地嗅着风中的气息。两个人都认出了她，就是昨夜那只母狼，也是这些日子以来混入狗群偷食的那个家伙。就是她，让他们折损了一半的狗。

人在观察狼。狼也在观察人。她冷静地将两个人审视了一番，谨慎地向前走了几步，停住，又安静地将人审视，确认他们不会做出任何有威胁的举动，再度上前几步。这样反复几次，狼终于在离人百码外站了下来。她昂着头，利用自己的眼睛和鼻子，仔细地观察和琢磨人以及他们的装备。她的神态颇为奇怪，如狗一般，带着对人类世界的渴求。但人却很清醒地意识到，此时此刻，这种渴求出于饥饿，是对食物的渴求，里面没有丝毫温情脉脉的东西，却充斥着冰雪般的冷漠无情，就像她的牙齿一样锋利残忍。

“两尺半高，足有五尺长。”亨利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野兽，“虽然骨瘦如柴，但她应该属于狼种中最大的那种狼。”

“她的颜色很奇怪。”比尔接口道，“她是灰狼不错，但她的毛色里有一种红，斑驳的，若隐若现。看起来是灰色的，但有时会红光一闪，很神气。”他赞道，并大胆推测，“咱们的狗，或许就是被这样的毛色诱惑了。她看起来就是一只大号的赫斯基狗。她若是向咱们摇尾巴，我没准儿还会喂她鱼吃！”

“可她不会怕你。”亨利断言。

“嘿！你这个该死的赫斯基！过来！”比尔开始高声大叫，挥手威胁母狼。但狼毫无惧色，只是冷静地观察着眼前之人，仿佛他只是一块肉，一顿丰美的晚餐。只是，她提高了警惕。如果她的胆子再大些，没准会不顾一切地扑上来吃掉他们，因为她都快被饿死了。

“亨利！”比尔突然压低了声音，一边伸手小心翼翼地取雪橇上的来复枪，“这么近，我保证百发百中。她吃了我们三只狗，这笔账得算了。”

亨利不动声色，只是沉默地点头。枪抽了出来，可还没等比尔将它扛到肩上，母狼便在眨眼间跃入了雪路旁的树林中，瞬间便消失无踪。

“我真蠢！”比尔沮丧地骂了起来，“她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混入狗群偷吃东西，一定也知道枪的厉害。亨利，这家伙就是我们倒霉的根子，只要杀了她，一

切都会顺利起来！她会躲明枪，但我可以伏击她。亨利，我一定能杀了她！”
比尔情绪颇为激动。

亨利冷静地劝道：“你打她可以，但别走得太远。你只有三颗子弹。若是那些野兽一起扑向你，你就死定了。你说的，他们都饿疯了。”

这天晚上，他们早早地宿营。他们只有三只狗，却在干着六只狗的工作。狗们被沉重的雪橇弄得疲惫不堪。这晚，比尔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各自拴好，让他们咬不到自己的皮带，也咬不到别的狗。然而，狼却更加肆无忌惮。狼群的逼近让狗恐惧得发狂，他们惊慌失措，疯狂地吠叫。亨利和比尔一再从梦中惊醒，给火堆添柴，将狼群限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之外。

“亨利，他们疯了，而且他们都很精明。他们会吃掉我们。他们就要吃掉我们了。”一次，比尔添过柴后钻进毯子时这样对亨利说。

“别被自己打垮了！”亨利恼道，“你这样说的话，就等于他们已经将你吃掉一半了，明白吗？”

“可他们显然吃过比你我更加强悍的人！他们办得到！”比尔却还在念叨。

“闭嘴！”亨利吼道，他困得要死，眼皮直打架，在沉入梦乡前，他还在想，得想办法给比尔鼓气，他太泄气了。

第二天，当他们重上雪路时，一切似乎都变得顺利起来。因为头天晚上他们没再损失狗，所有的不祥之兆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比尔也情绪高涨，甚至还逗一逗那些狗。但世事难料，情况往往在瞬间急转直下。正午时分，他们的雪橇翻了，被卡在一棵树干和一块大石头之间，无法动弹。他们卸下狗来，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将雪橇扶正。就在这时，亨利发现独耳悄然开溜了。

“嘿！独耳！你给我回来！”亨利急忙大声召唤独耳。

独耳却充耳不闻，同时向来路奔跑起来。在他们身后的雪地上，那只母狼正在等他。快接近母狼时，独耳突然警惕地放慢了脚步。他迟疑着，停下来不动了。母狼就在眼前，身上的红光隐隐约约，优雅魅惑，让独耳为之心醉。他注视着她，谨慎、犹豫，但又渴慕不已。她对他露齿一笑，妩媚而又风情万种。她主动向他靠拢，又矜持地站住。独耳再也忍不住，凑近她，但仍旧保持着警惕，昂着头，尾巴和耳朵都竖在空中。他满心渴慕地想要嗅嗅她的鼻子。她却骄矜而又羞涩地向后退去。他热切地跟进一步。她引领着他，一步步将他引诱到他的人类伙伴的庇护之外。

“这个该死的蠢货！”比尔骂道，想到了自己的枪。可枪被压在了翻倒的雪

橇下面。比尔好不容易取出枪来，待要瞄准，独耳和母狼已经靠了一起，而且超出了射程。

当独耳明白这只是一个陷阱时，一切为时已晚。他猛然转过身，撤下引诱自己的母狼，疯狂地向自己的人类伙伴跑来。但是，十几只灰色的瘦骨嶙峋的野狼突然出现在雪地上，奔跑着，截断了他的退路。母狼满脸的娇羞也在瞬间无影无踪。她咆哮着扑向自己爱情的牺牲品。独耳用肩撞开她，想回到人的庇护之下。可退路已断，他只好改变路线绕道回来。于是，更多的狼出现了，加入了追逐的行列。母狼追得最近，离独耳只有一跳之远，对他穷追不舍。

“我受不了！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再吃掉我们的狗！”比尔说着便要走。

“你要做什么？”亨利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得救独耳！”他激动地挣开了亨利的手，拿着枪钻进了路边的矮树林。

“比尔！别冲动！别冒险！”亨利喊道，却无法阻止比尔。他只能坐回到雪橇上，远远地注视着，无能为力。

独耳在树丛间时隐时现。他想回到雪橇这边来，在野狼的追击下，只能以雪橇为圆心跑圈，希望能找到一个突破口。但他毫无希望可言。狼追击着他，跑的是内圈。独耳的速度不可能远远超过追击者。只有三颗子弹的比尔能救他吗？希望同样渺茫。亨利只希望比尔能自保。

在树丛遮住的某处雪地上，狼群、独耳和比尔会合了。事情比亨利所能预料的要快很多。他听到空旷冷寂的荒野里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又是两声。伴随着枪声，野兽的咆哮和狗的惨叫哀号也随之响起，其间还有一声狼的哀鸣。亨利知道，比尔的子弹用光了，独耳已经尸骨无存，那只被打中的狼也是同样的下场。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喧嚣声在瞬间停了下来，世界又恢复了本来的荒凉寒寂，死一般的寂静。

亨利独自在雪橇上坐了很久。他在等待比尔，但比尔没再出现。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去事发地看看。他对一切清清楚楚，仿佛它们刚才就在眼前上演。比尔太冲动莽撞了。但他能做什么呢？有一次，在长久的静坐中，亨利突然惊慌地跳了起来，从雪橇里抽出斧头。可转眼，他便泄气了，做什么都是徒劳。他又坐了下来，只是长时间地凝神静思，却是什么都想不出来，想不到。剩下的两只狗可怜巴巴地伏在他的脚下，满心惊恐，浑身颤抖。

最后，亨利终于站起身来，把狗驾上雪橇，自己也在肩膀上套上了缰绳，和狗一起拉雪橇。虽然已到了绝境之中，但应承别人的事还是要尽力做完。

第二章

生死较量

白
牙

8

亨利没敢走太久，天刚一黑下来，他就连忙宿营，而且特别备足了柴火。喂了狗，煮了晚饭吃，他紧挨火堆铺好毯子准备睡觉。可他已经没有福气享受温暖的毯子和香甜的睡眠了。如今他孤身一人，只有两只不中用的狗做伴。群狼已经迫不及待。他们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包围圈，围着人、狗和火，坐着、卧着，有的甚至伏在地上悄悄向前爬，准备偷袭。

亨利将火烧得旺旺的。他知道，火是唯一阻隔在他的肉体 and 群狼利齿之间的东西了。两只狗一边一只紧挨着他。他们向他嗥叫着，祈求着庇护。每当有狼特别接近时，他们就没命地吠叫。然而，狗一叫，群狼便会兴奋起来。所有的狼都站了起来，试图突破。他们在四面八方，包围着火堆和人，发出兴奋的嗥叫，仿佛一支大合唱。闹腾许久之后，群狼安静下来，再度卧倒，有的甚至就地打起了瞌睡。

亨利冷眼旁观，尽管群狼按兵不动，但他知道，包围圈正在一寸寸地缩小。火光中，有的狼甚至只需要一跃便能将他扑到。于是，他抓起那些还在燃烧的木块掷向群狼。狼围得如此密集，轻易便被击中，发出惊慌和愤怒的嗥叫。骚乱再起，只是这一次是狼在退却。他们在亨利命中率奇高的打击下，慌忙向后撤退少许。可他们并未退得太远，仍在火光中安静守候。

一夜的折腾让亨利疲惫不堪。他两眼深陷，精神不振。他在黑暗中煮了早饭，灌了自己几大杯咖啡。终于挨到了早上九点，天亮了，群狼逐渐退去。但狼群不会退缩，更不会永远止步于火堆之外。他们迟早会发动进攻。亨利头脑很清醒，他用了一夜的时间来计划该怎么做。

他在大树的树干上用砍来的小树搭了一座高高的架子。然后,利用狗和雪橇绳将棺材吊到了架子上。“他们吃掉了比尔,也许还会吃掉我。但他们绝不会吃掉你!”亨利对棺材中的死者喃喃保证。这是他的责任,无论前途多么渺茫,他都必须尽职尽责。

做完了这一切,他才带着狗继续赶路。卸去了重负的狗精神很好,拉着变轻的雪橇飞速前进。但人和狗都知道,除非到达麦克加利堡,否则他们不会有真正的安全可言。身后追击而至的群狼再也不用小心地掩藏踪迹了。他们毫无顾忌地公然排在雪橇两旁,追踪前行。

亨利手握利斧,和狗一起带着群狼急急赶路。但他不敢走到天黑。太阳的光明刚一消失,他就宿营了。他利用余下的几个小时铅灰色的白天和光影朦胧的黄昏砍了大量的木柴。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了。只要有火就会有希望,这可真是至理名言。

恐怖和绝望随着黑夜而降临。

营火烧得很旺很高,尽管困得要命,但亨利并没有躺下来睡觉的打算。他将毯子紧裹在肩上,把斧头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蹲在火边,不由自主地打盹。两只狗,一边一只紧靠着他,相依为命。亨利沉入了梦乡,但很快惊醒。他看见那只红母狼就趴在他眼前十余尺的地方。当他看着她时,她甚至像狗一样伸了伸懒腰,还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呵欠。然后,她安静地趴在地上,默默地回视着他。火光闪耀,那感觉就仿佛她只是一只狗。

红母狼看亨利的目光是如此沉静坚定,似乎在向亨利传递着一种信念:她会最终的胜利者,而人,则只是一顿迟早会被食用的美餐。不仅是红母狼,狼群中几乎所有的狼都在用这种坚定不移的目光注视着亨利。仿佛他们只是围坐在饭桌前,耐心地等待着开饭。这样的想法让亨利近乎疯狂。但他隐忍着,给火堆添上足够多的柴。

在此情此景中,要靠什么才能说明,人是万物之灵,拥有比地球上其他所有生灵都更智慧灵敏的生命力?

你看那围困火堆的群狼,他们瘦骨嶙峋,毫无光泽的邋遢的皮毛紧贴在骨架上,一条条肋骨尽现;皮骨上,一根根的青筋暴露无遗。这样一群饥肠辘辘的野兽让人不禁称奇,按他们的状态,完全应当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哀号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可他们仍好好地活着,耐心地等待着饥荒季节的结束,将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吞入肚里,以维持最简单的生命需求。在需要奔跑时,他们会

竭尽全力,如旋风般奔跑,绝对看不出丝毫的饥饿和疲惫。

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行。饿了必须吃,困了必须睡。就像现在的亨利,困倦得即使是在恐怖的死神面前,也要偷闲闭上眼睛打个盹。他没有锋利的牙齿可以切割敌人的身体,没有强健的四肢可以为逃命或掠食而奔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火堆添加木柴。

当亨利再度从短暂的睡梦中惊醒时,他发现,红母狼距离自己不足六尺。她蹲在雪地里望着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深沉状。两只狗胆怯地偎在人的身边,疯狂地朝她吠叫。现在,她再也不用做出楚楚可怜的模样,摆下美人计了。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人,若有所思。也许是因为饥饿,也许是人身上的味道刺激了味觉,她张开嘴巴,流下了口水。她那样满怀希望地、快乐地舔了舔嘴巴。仿佛眼前之人就是一块肥美的肉,鲜香美味,只等她动嘴了。

亨利的身体因为恐惧而抽搐。他下意识地顺手捡起一块燃烧的木柴,狠狠地砸向了红母狼。可他的手刚伸出,还未触及木柴,红母狼便一跃而起,跳到了安全的地方。亨利的袭击显然慢了一拍,砸了个空。亨利知道,自己和比尔早前的猜测没错,红母狼的身上一定有狗的血统,而且曾经与人和狗为伍,所以如此熟悉人用投掷的方法进行打击的动作。

亨利苦笑着看向了自己的手,看向了自己的身体。手指敏感灵巧,肌肉匀称强健,他突然感觉到爱的激情。是的,此情此景中,他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精巧健美的身体,不仅是热爱,简直就是一种迷恋。身体如此美丽,生命如此美好。可他到头来,难逃成为利齿下美食的命运。这样的想法让他不寒而栗。群狼会毫不怜惜地割开他的皮肤,撕碎他的肌肉,剥皮食骨。他仿佛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被雪白的牙齿切割撕裂,他终将尸骨无存!

他是人,是万物之灵吗?不,他只是一群饥饿的野兽眼中一堆鲜美的肉而已。

整整一夜,亨利不断依靠投掷燃烧的木块击退饥饿难耐的狼群。他们此起彼伏,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若是稍有闲暇,他因困倦不支而睡过去,狗的呜咽和狂叫立时便能将他惊醒。

期待已久的白天终于来了。可是,太阳的光明竟无法驱散狼群。他们骄傲热切地围困着亨利的火,似已经看透了人的伎俩,知道他除了火已无所依恃。

亨利拼尽全力,想要突出群狼的包围,上路出发。可他一旦走出火的庇护圈,就会有狼向他扑来,逼得他又跳回到火圈之中。这时,群狼一拥而上,想借机将他扑倒。他只得捡起燃烧的木块投向四面,将疯狂的狼群击退。可狼群

绝不散去,即使在青天白日之中。他们只耐心地等待火堆熄灭,才好分享期待已久的美餐。

亨利无法上路,甚至不敢离开火堆砍柴。他茫然环顾,所幸,二十步之外耸立着一株枯死的大树。那成了他的救命之树。他手握六七支燃烧的木头,一边将营火挪向枯树,一边随时准备投掷打击来袭的敌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营火成功地挪到了大树下。刚在大树下站稳脚跟,他便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研究该把树向哪一边砍倒,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木柴,好与狼群进行更长久的周旋。

可对亨利来说,致命的不是木柴的缺乏,而是极度的困倦。夜幕再度降临的时候,他越来越难以抵制睡眠的诱惑。这已经是第三个夜晚了,他不眠不休,每一分每一秒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应付着群狼的利齿。他太累了,很快便就着火堆进入了梦乡,即使狗的狂吠也无法将他唤醒。两只狗疯狂地吠叫着,但在他听来,却仿佛催眠曲。

睡眠也是痛苦和恐惧的,亨利猛然惊醒,睁开眼便看见红母狼正在距离自己不足一码的地方虎视眈眈。不假思索,他顺手操起火堆中一块燃烧的木柴,照着红母狼的嘴便是凶狠地一捅。

红母狼惨叫着跳开了。

亨利第一次得意地笑了起来。他闻着空气中母狼被烧焦的皮肉的味道,看着她在二十尺开外的地方狂怒地咆哮,直笑得双肩乱颤。

终于收敛笑声的亨利意识到睡眠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在自己的右手上绑了一块燃烧的松节。他有些心安地闭眼打盹。果然,刚睡了一小会儿,松节燃尽,火焰便将他烧醒了。就这样,睡一程,醒一程,他又坚持了几个小时。而每一次醒来,无一例外的,他都必须投掷燃烧的木头击退在他睡眠时悄然靠近的狼群。然后,添上木柴,烧旺火,绑上松节再睡一会儿。

一开始,一切都很好,但百密一疏,他有一回没绑好松节。他闭上眼睛后,松节从手上掉了下来。该醒的时候亨利无法醒来,他真的进入了沉实的梦乡。亨利梦见自己回到了麦克加利城堡,正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和人玩着纸牌。可该死的恶狼包围了城堡。他们将房间团团围困,在大门前疯狂咆哮,试图闯入。亨利和朋友停了下来,去聆听狼的咆哮,忍不住要嘲笑这些可怜疯狂的家伙,竟然试图闯入人的领地。可梦境就是那么奇怪,坚固的堡垒被狼的利齿攻破了,狼群如潮水般拥入。狼嚎充斥了整个世界,让世界喧嚣不已,让人心乱如

麻。亨利着实恼火，狼嗥声无处不在，一直追踪着他，让他无处可逃。

就在这时，亨利醒了。狼的咆哮和怒吼是真实存在的。在一片凶狠的狼嗥声中，狼群已经突破对火的恐惧，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将他团团围困。狼的牙齿咬进了他的手臂，他本能地跳进了火堆里。可几乎与此同时，他感觉狼锋利冰冷的牙齿又咬进了他腿上的肌肉。亨利急忙戴上厚厚的手套，用双手铲起通红的炭火疯狂乱掷。火星四溅，火光冲天，那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火战。

狼群稍稍退去，但进攻并未停止，亨利却支持不住了。他同样是血肉之躯，禁不住烈火的炙烤。很快，他的脸被烫起了泡，眉毛和睫毛也被火烧焦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脚再也无法忍受火的热度。他只得一手持一根燃烧的木棍，跳到了火堆边。他手持火棍，疯狂挥舞。

狼群终于被打退了。

四面八方都散落着通红的木炭，不一会儿，它们便被冰冷的雪熄灭。偶尔会有撤退的狼不小心踩到了滚烫的木炭，痛得跳将起来，哀声嗥叫。亨利却已经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了。他将手中的木棍狠命扔向最近的敌人后，急忙将已经在冒烟的手套褪下丢进雪地里。又将双脚踩进旁边的积雪，使发烫的脚也冷却下来。

亨利保住了性命，但两只狗却不见了踪影。四周没有丝毫痕迹能够说明狗的存在，但亨利知道，他们已经成了群狼的美餐，正在狼的肚子里黯然消化。“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以为这样轻易便能吃掉我吗？告诉你们，休想！”他对饥饿的狼群疯狂地挥舞着拳头，激愤地嚷道。他的声音让狼群又兴奋起来。他们望着他，跃跃欲试。

亨利冷静下来，想了个新的主意。他在自己的四周点燃一个火的圈子，用火焰将自己围在中心。他蹲在火圈里，把毯子垫在身体下，隔开融化的雪水。

人消失在了火焰了，这可真是神奇的一幕。群狼颇为好奇，纷纷近前来探询，看人到底是怎么了。狼是从来不会接近火的，可经历了这样一次又一次与火和人的鏖战，狼已经逐渐适应了火边的温暖。他们现在围坐在火圈外，就像狗那样，打着呵欠，伸着懒腰。红母狼也坐了下来，鼻子对着天空开始长嗥。于是，群狼跟着她，都坐了起来，仰首向天，长嗥起来。那是饥饿寒冷的嗥叫，仿佛古老而神秘的咒语。亨利便在这咒语中，在火的庇护下，进入了梦乡。

又是白天，营火烧得不那么旺了，木柴将尽。亨利尝试着走出火圈，再弄些木柴。可群狼却不给他机会。他只要企图迈出火圈，饥饿的狼便会蜂拥袭来。